

2013年的短文，写父亲生病时脚步的变化。2015年11月21日父亲走了，他的脚步从此永久的停下了。父亲已经离开我们三年了，现在借此文表达对他老人家的怀念之情。

一场大病后，父亲脚步更慢了。

我在身后护着，弟弟在前面引着，坚持让父亲独自行走。父亲右手拄着哥哥新买的拐杖，摇摇晃晃，一步一顿，吃力地向前挪动着长短不一的双腿。他左手习惯地挂在左腹部，脑袋直直的，一点也不敢左右环顾，生怕自己摔倒，每走一步，拐杖在地上重重地一墩，像要在地上捅个坑，让拐杖牢牢地插在那里，帮他站稳。听医生讲，象父亲这种有老年痴呆症的人，由于脑的萎缩，或者用药，都会造成对空间的不确定感。在他的眼里，地是凹凸不平的，每一步他都会认为可能踏空。我虽然叉开双手，亦步亦趋护着父亲，但他还是停下来，把右手中的拐杖递向左手，两只手共同搭在拐杖上，与他的八字步形成稳定的三角形，这样处理后父亲似乎更有信心，脚步略有加快。“直起腰，慢慢走。”坐在沙发上的姐姐用老师习惯的口吻说着。父亲停了停，慢慢地转头朝姐姐坐的方向看看，然后挺了挺腰，习惯地动动肩膀，目光向前，双手移动着拐杖，脚步略有轻松有力，略快地向前移动着。“好，好”我和弟弟不约而同地称赞着，父亲也跟着我们说“好，好”，象似给自己加油鼓劲。我看着父亲瘦弱的身躯，有点儿驼的背，眼睛湿润起来。



作者和父亲合影

父亲今年八十一岁，年初一场毫无征兆的脑溢血差点要了他老人家的命。哥的一个电话让我顿时懵啦，怎么会呢？几天前我打电话时，哥还说父亲身体挺好的。我很快向同事交待了一下手中的事，赶紧回家带上生活用品，急速赶到火车站，踏上回太原的动车。火车急匆匆地行进着，与铁轨撞击出的平稳而匆忙的声音，如同父亲当年的脚步声，直接敲打着记忆的闸门。那时父亲在县城上班，母亲忙于生产队的劳动和家务，四岁的我和比我小二岁的弟弟全由奶奶一个人照顾。忙碌的母亲一早就发现我有点烧，只是

弟、弟弟询问着病情。已做了各种检查，是脑溢血，血量20毫升左右，出血位置还好，不在要命处，明天做手术，但术后会影响记忆和思维。我握住父亲的手，他也紧紧地握住我的一只手，无言中传递着父亲战胜病魔的信心和力量。夜里父亲静静地躺在床上，我看着为明天手术准备好的东西，担心着手术的情况。两年前，父亲在北京就检查出脑萎缩，哥哥和我决定要手术治疗，通过关系联系上天坛医院顶级的脑外科医生，人家看了看病情，了解了年龄，安慰我们，老人年龄大了，还是不做手术为好，后来我们打问那样手术的效



□ 程秋生

出门时吩咐奶奶要注意我的情况。到晚上母亲收工回来，我已烧得像块火碳，喷吐几次，几乎不省人事。父亲下班回来一看我的样子，连脸上的雨水都没擦一擦，二话没说，一把抱着我急忙向医院跑去。外面老天爷不紧不慢下着小雨，把我们家到沟底的路淋的泥泞不堪。晚秋时节，天黑的早，父亲摸黑走在高一脚、低一脚的坡路上。抱我的双手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安稳，前脚一滑，一屁股坐在地上，借着每天要走几遍的坡的斜度顺势溜了下去，等到沟底平路上时才站起来，然后来不及整理衣服，只是把我背到背上，又迈着飞快的脚步，向医院赶去。那时我们村虽然离县城很近，三四里的路程全是步行。我在父亲背上，一路颠簸，渐渐苏醒过来，只听到父亲“噗吡吡”的脚步声，从遮雨布下看到的地面上亮一块暗一块，父亲努力地踩着暗处，脚步时大时小，但还是尽力赶速。到了医院，医生给我做了一些简单的检查，对父亲说：“老程，算你来的早，要不孩子就没了。”我看到父亲被雨水淋湿的脸充满惊恐。他把我安顿在病房，跑前跑后安排治疗的事，楼道里不时传来父亲的急促的脚步声。经一段时间的治疗，我痊愈了。要不就没有现在写文章的我了。

到太原站了，列车员一声提醒打断了我的思绪。下车后，我赶紧打车直奔博爱医院。父亲躺在病床上，见我后一言不发，只是眼角淌着泪水。我强忍着泪水，向哥哥、姐

果也不是很好。这个可恶的脑萎缩，已经让父亲落下了慢慢脚步。明天手术会不会使他的脚步更慢呢？我的眼睛再次模糊起来。

“乘咱爹睡着，来我们给他洗洗脚吧。”姐姐一边说话一边指挥着我们兄弟三人，弟弟用热水器烧着热水，我从卫生间拿来盛着一些凉水的脸盆，放在哥哥顺手拿来的凳子上，姐姐整理着父亲的被子，把父亲的脚伸在床外。父亲的脚不是很大，厚实的脚梁和粗短脚趾，加上略有点宽的面，无不显示着支撑生活的力量，脚底厚厚的老茧上深深的纹线，像是老树皮一样涩涩斑斑，无言地诉说着养育我们姐弟几人的艰辛。等弟弟把热水倒入盆中时我一只手搅拌着水，觉得温度正好时让姐姐把父亲的脚放进来。“要烫死我”父亲的一句话吓了我们一跳。父亲是一个严谨的人，一生务公更加打造了他的这个性格。几年前，弟弟在老家修房子，再三叮嘱他年龄大了，不要跑前跑后，爬上爬下，但他就是拗着性子，生怕别人做的不好，不小心掉到正挖的地下水管沟里，造成左腿骨折，落下个两腿长短不一的毛病，从此拐杖就不能离手，脚步也慢了许多。“要逐渐加热水”，姐姐故意提高了声音，“谁让你们这样干的”，话是讲给父亲听的。自从父亲有了脑萎缩，情绪也不稳定，有时像个小孩子，要我们哄着。姐姐乖哄着父亲，“好了好了，烫烫脚，病就好了，就能开车了。”姐姐的一句无意的话让我酸楚起来。

我小时，父亲在县城上班，三四里的路程每天要走三四趟，那时五个孩

子都要上学，尽管母亲在生产队里白天不停的劳动，晚上给左邻右舍做缝纫，我们几个孩子也力所能及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赚来的公分还是不够口粮款。父亲微薄的工资，除了我们全家的生活，孩子们的学费、交一口粮款就是最大的事，哪有什么能力买一辆自行车。父亲每天穿着母亲做的布鞋，奔波于县城与家里的砂石路上，无情的砂石常常会使布鞋的鞋帮未破，鞋底早已开了一个大窟窿，父亲找来废旧自行车轮胎，早早就订到新鞋的前后底上。也许在父亲心里这就是他的自行车，橡胶的花纹既保护着鞋底又增大了摩擦，加快了他的脚步。大概我小学三四年级时，远方的亲戚把淘汰的自行车送给父亲。说是自行车，其实只有两个车轱辘和车把主梁，没有车铃、车座、脚踏……就像是一匹将死去的骨瘦如材的老马，摇摇晃晃，只能推不能骑。但父亲如获至宝，用从爷爷手里遗传来的木工手艺，不一会儿，木制的车座有了，木制的脚踏有了。脚踏上的花纹是父亲用火锥烫出来的，纵横交错的墨黑线条与崭新的木质花纹形成鲜明的对照，那优美的图案永远成为我心田的印痕。没有车铃，父亲就在车把上系一根铁杆，见有人挡住时，就敲敲车把，也顶得上车铃了。在父亲兴致高昂的上班路上，这辆破旧的自行车日见完善整洁。后来随着我们的长大，随着姐姐们参加工作，我们家日子过得一天天好起来，父亲才有了让自己能走的更快的崭新的自行车。后来父亲脚步慢了，有了摩托车。后来父亲脚步更慢了，有了电动轮椅。再后来脑萎缩的父亲常常嚷着要开车，他哪知道他这种病最后发展会智力记忆力下降，迈不开脚步，大小便失禁……哪有开车的可能呢！如今一场脑溢血更会雪上加霜，我们怎能不担心父亲凶多吉少呢！

“快给洗脚吧，想什么呢？”姐姐提醒着我。我用双手缓慢有力地搓揉着父亲的脚，一会用手指抠抠脚底，经过一段时间浸泡和搓洗水面上浮着一层白沫，父亲的脚也逐渐柔软起来。擦拭干净后，看到父亲的脚虽显苍老，但还是红润了许多。

第二天一早，父亲要被推进手术室了，小小的病床车轮急冲冲地在楼道里滚动着，我一只手动力推着病床，一只手握紧着父亲的手，脚步却快不起来，竟赶不上小小的车轮。姐姐盖了盖父亲的被子，旁边的哥哥一言不发，一脸严肃，紧紧地推着病床，赶紧脚步，追赶这小小的车轮。漫长一个多小时后，手术室的门开了，医生探出头来说，父亲的手术很成功，与预计的那样。我们姐弟四人凑过去的脸有点放松。医生说，一会儿病人出来，直接进入重症监护室，需要特级护理，让我们别担心了。

父亲被推出手术室，全身上下插着许多管子，后脑勺被纱布包得严严实实。我们姐弟四人赶紧凑过去看着父亲情况如何，有何反应。推车的护士说，父亲还处于麻醉状态，一会儿才能苏醒，两三天后会回到普通病房。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父亲终于出院了。回到家中我们按主治医生的嘱咐制定了父亲的康复计划。一页纸上写着父亲几点起床，几点按摩腿，下床走多少步，几点洗脚上床。到春节期间父亲的情况逐渐好起来，可以在人的搀扶下满屋子走，我们还是坚持让他独自行走，但这场大病让父亲脚步慢了许多。我在想，经过精心扶养，科学护理，父亲脚步会快些。但哥哥和姐姐反驳说，异想天开，八十多岁的人了，不再慢就可以了。可我真希望父亲脚步能够快起来呀。

## 著书缘于读书

□ 樊启俭

我与读书结缘始于上小学三年级时。那年，我读了一本书名叫《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小人书，书中那神奇怪异的情节和人物绘画，深深地吸引感染了我。从此，我向同学们借书读，省下零花钱买书读，读的都是文学作品。随着读的书与时俱增，我心里禁不住萌动了写作的念想，并思定要继续坚持多读书，读好书，以图厚积薄发，写出佳篇。

1985年，我通过考试被录用为汾阳县贾家庄文化站辅导员。使我感到万分兴奋的是，文化站属乡镇事业单位，主管文化工作，开展图书借阅活动和文学创作活动是其中两大工作任务。看来，读书、写作以前被认为是业余时间才可进行的“个人爱好行为”，现在竟成为我的本职工作了。为此，我经常进入文化站图书室，读了许多中外古典名著，促使自己视野大开，积累的文化知识大幅增加。随之，写作也由念想变为实际行动。我的家乡是农村，家乡北部那绵延起伏的一座座山峦以及山峦上空飘荡着的一朵朵白云，家乡南部那清澈见底的一条条河水以及河水里漫游着的一条条小鱼，特别是父老乡亲们那百人百个性，百人故事多，都为

创作文学作品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用之不竭的素材。那时候，乡镇文化站业务上接受县文化馆指导，为此，我先后在县文化馆创办的《汾阳文艺》报刊和县文联创办的《杏花》杂志上发表了十几篇小说、诗歌、曲艺作品，成为县内小有名声的业余文学作者。与此同时，文化站工作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所辖贾家庄、罗城、朝阳坡、北廓四个村图书室开展的图书借阅活动卓有成效，都被县委、县政府评为文化工作先进集体。

1992年，我被提升为副乡长，兼任乡党政办主任。为了适应文秘工作的需要，我又研读了一些非文学类书籍，撰写了许多篇论文、调研报告等文章，既完成了办公室上交下达的工作任务，还有十几篇文章在相关报刊杂志上发表，真所谓一举两得啊！

近年来，我始终与读书写作相伴，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交替撰写。回顾多年来，我先后在全国、省、地、市级报刊杂志上发表各类文章216篇，其中新编历史剧《玉狮奇缘》、《狄青怒打拦路虎》、历史小说《肝胆照千秋》、论文《群众文化与发展生产力》分别获得吕梁行署颁发文学创作二、三等奖和论文展赛二等奖。

另有散文《老窑》、民间故事《撒百钱之战》等12篇获得省、地级征文二、三等奖。

汾阳人民作家刘瑞祥要我出本《文集》，在先生多次督促下，2017年冬天，我从已发表各类作品中挑选出146篇，按照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10个门类整理成集，计40余万字。2018年3月，经吕梁市文化局批准，付梓出版发行。

《文集》出版发行后，我仿效其他著书文

友，把6本《文集》赠送给汾阳市图书馆。当图书馆馆长郑重其事地将《文集》摆放到书架上，又将一枚精制的《收藏证书》发到我的手中时，我感到十分荣兴，禁不住说：“读书是前因，著书是后果，没有前因，那会有后果！”